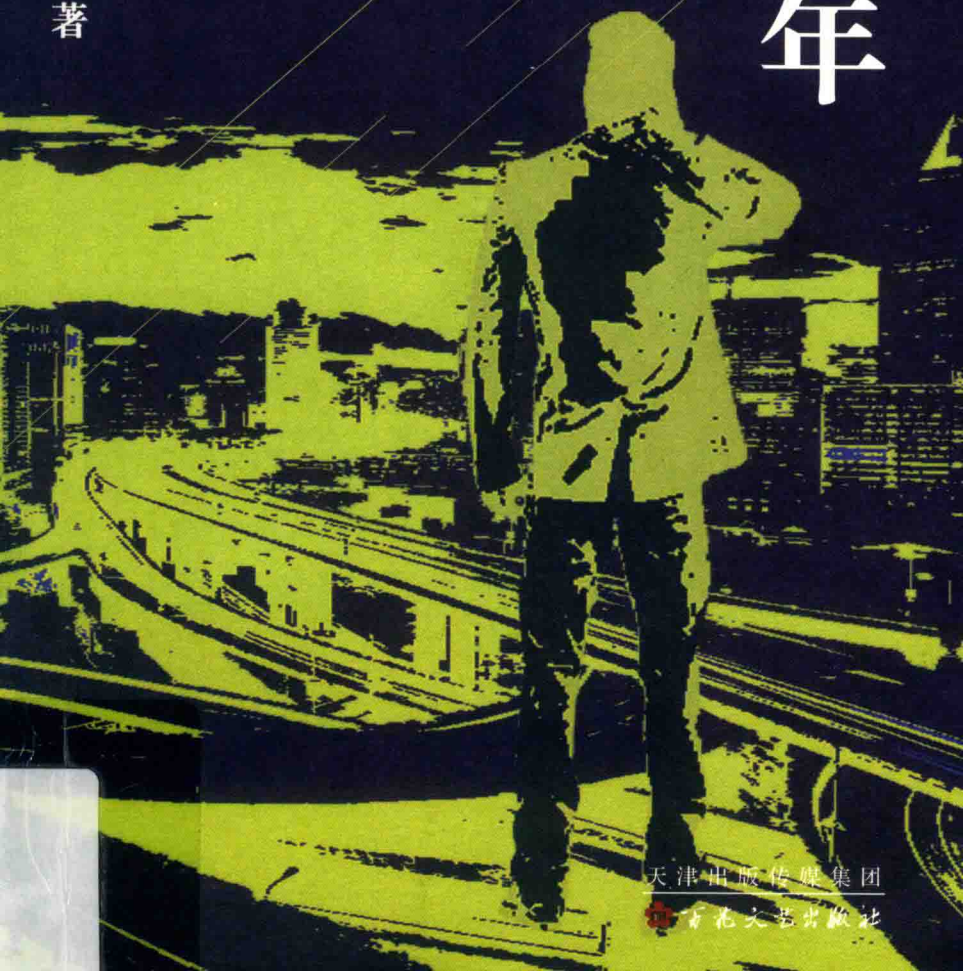


士别十年

尹学芸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尹学芸 —— 著

士别十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士别十年 / 尹学芸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8.10

ISBN 978-7-5306-7561-8

I. ①士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10700 号

士别十年

SHIBIESHINIAN

尹学芸

出版人: 张纪欣

选题策划: 汪惠仁

封面设计: 蔡露滋

责任编辑: 徐福伟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210 千字

印张: 8.625

版次: 2018 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8 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

电话: (0534)2671218

邮编: 253000

目 录

001	士别十年
056	李海叔叔
123	转指甲
169	阵亡
219	祥瑞图

士别十年

—

会后都要管一餐饭,这是惯例。如果参加会的有二十人,准备十个人的饭就够了。大家都是一把手,忙。有外商要谈判,或者上级来了什么检查团,或者跟大领导约好了什么事,反正都是说得出去的理由。那些人都是大局的一把手,派头与口气都与其他委办局不一样,说是跟你请假,其实连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说穿了,他瞧不上你的一顿饭。下楼的时候有位局长故意说,穷得掉渣儿,他们的饭有什么好吃的。这话恰好传到了魏主任的耳朵里。魏主任是一个口糙的人,刚从男厕所出来。他提着裤子紧走两步追到了楼梯拐角处,俯着身子朝下骂:“我就管不起一顿好饭?操性!”上边的人笑,下边的人也笑。下边的人又回敬了一句,对不上牙儿,这里只得忽略不计。

魏主任是从政府大院出来的,虽然“下嫁”到“精神文明”这样的清水衙门,可骂人的资本还有。看不见那些人的踪影了,魏主任回头喊:“郭缨子,车安排好了吗?我们去海鲜楼,吃他娘的海鲜大餐!”

郭缨子正在办公室收拾文件、笔记本、水杯,那些东西都是魏主

任的。此刻探出头提醒说：“不是定的圆梦大酒店吗？”

魏主任说：“就剩一桌人了，圆他妈什么梦。酒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们两桌并作一桌吃。郭缨子，那里要是有面盆大的螃蟹，一人照俩让他上！”

郭缨子应了，赶紧跑到楼下招呼司机。下到院子里，看见苏了群正夹着小包儿往外走。郭缨子紧跑两步追过去，说：“苏主任，您可不能走。”

苏了群回头看了眼郭缨子，长嘴唇一吧嗒，话说得酸溜溜：“你又不想我，我不走干啥？”

郭缨子清楚自打从早晨开会也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。虽然给苏了群倒了一次水，可因为那时他正在发言，大概也没注意到。散会的时候郭缨子还想着得先跟他说句话，可让那些人一闹，就把这茬儿忘了。

郭缨子急忙拿过苏了群的包，顺手扔到了身后的面包车上，“十年没在一起坐了，我还想跟您喝一杯呢。”

苏了群也是单位的一把手。可因为比“精神文明”这样的单位更清水衙门，他连个破车也没有——花不起油钱。所以他如果不在这里吃饭，肯定没有正当理由。

满满当当坐了一大桌人，郭缨子用眼睛扫了扫，不多也不少正好十五位。魏主任喜眉笑眼坐在桌尖儿上，袖子撸起来，露出了两条“熊腿”。魏主任总说自己的胳膊是熊腿，粗，黑，壮，还多毛，生人一看会吃不下饭。不过这个桌子的人没人看他眼生。他把两条“熊腿”支到餐桌上，都没人皱下眉头。魏主任说：“今儿来的兄弟都是瞧得起我，大家吃啥喝啥，随便点，只要不吃熊鞭，点啥都行！”

有人问不吃熊鞭是什么典故，魏主任假装不好意思说：“这还用问，我不就是魏大熊吗？”

饭菜很丰盛，场面也很热闹。魏主任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尤其

喜欢热闹围着他转，他一热闹起来就不讲理。红酒啤酒都上来了，可他不让服务员开，在那儿摆着，说是冲开溜儿以后解渴用。不分男女老少，二锅头每人一杯。是三两的大水杯，看着那叫一个眼晕。

苏了群小声问：“郭缨子，你咋办？我记得你滴酒不沾。”

郭缨子笑了笑。

苏了群又说：“倒些白开水吧？”

郭缨子又笑了笑。

苏了群说话的时候服务员开始给他满酒。话还没说完，服务员的酒瓶子已经伸到了郭缨子面前。苏了群慌忙伸手去挡，魏主任嚷了句：“苏了群，把你的爪子拿开！”郭缨子毫无表情地看着服务员往杯子里斟满了酒，那些透明的液体像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。

魏主任在郭缨子对面高瞻远瞩，“瞅瞅我们办公室主任的素质！”

魏主任又说：“我就喜欢痛快人！”

第一轮酒，很多人都盯着郭缨子，郭缨子是陪酒的，这杯酒怎么喝，郭缨子是标杆。郭缨子当然掂得出分量，她站起身来，爽利地举起杯子，一口酒下去已经是多半杯，而且面不改色。

满堂彩。

大家一起恭维魏大熊，说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这样发展下去，我县的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能结丰硕成果。

苏了群吃惊地说：“缨子，你进步可是够大的！”

郭缨子起身给周围的人布菜。把新上的一盘鲈鱼头转到魏主任面前。看见有人撕螃蟹，郭缨子喊服务员拿餐巾纸，一张一张地发下去。鲍鱼上来了，郭缨子转着餐桌喊每一个人伸筷子……

苏了群着急地说：“缨子，你不用老去照顾别人，你喝酒以后还没吃菜呢。”

这种场合郭缨子基本上吃不了多少东西。她得留意观察魏主任

的脸。魏主任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都要通过脸上的表情来传递。比如他用眼睛斜谁，郭缨子就得过去敬酒。敬到什么程度，都要靠他的眼神儿决定。用得着的人怎么敬，用不着的人怎么敬，都有讲究。还有一种人，是他看着不顺眼的，他要想方设法把人折腾到桌子底下。如果没达到目的，他会骂一礼拜的娘。

他的嘴角往外一扯，郭缨子就知道他要耍滑了。提前装了水的酒瓶子郭缨子知道放在哪儿。他嘴里说着糙话，发泄对郭缨子的不满。郭缨子则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来，先给他满上，再给别的人也满上。只不过两只酒瓶子变戏法，给他倒的是水，给别人满的都是酒。

这招法酒过三巡以后才能使，很多人的注意力已经无法再集中。这套功夫郭缨子已经练了三年了，绝对熟活儿。

那些人捉对儿厮杀起来，郭缨子才有了空闲。苏了群给郭缨子的盘子里夹了很多东西。郭缨子狼吞虎咽吃了些，才郑重地敬他一杯酒。郭缨子从那个研究民俗文化的地方出来十年了，好像只是一眨眼的事。苏了群那时做副主任，没少帮郭缨子。可十年来郭缨子很少想到他，而且从没动过念头过去看看他，郭缨子为这一点感到惭愧。

老苏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仗义执言的人，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。郭缨子有时会和别人谈起苏了群，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。苏了群有许多优秀品质，在郭缨子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

当年如果苏了群是单位的一把手，郭缨子说什么也不会走。尽管那个单位既无钱也无途。就是因为他不是一把，郭缨子才义无反顾地换了新单位，而且，发誓从此再不回去。

杯子碰到了一起，郭缨子只是抿了一下，而老苏喝了深深的一大口。郭缨子注意到老苏的一口酒下去呼吸都顺畅了，酱色的嘴唇泛出了稍许红色。就像干渴了许久的人突然喝到清凉的泉水，看上去通体舒坦。他胖了，老了，眼泡浮肿，上下嘴唇更显得肥厚和绵长。

当年郭缨子就奇怪人怎么会长那么长的上下嘴唇，抿到一起，富余出老大一块。一把手季主任经常在客人面前奚落他，说他的嘴唇切巴切巴够一盘菜。苏副主任嘿嘿地笑，用手一抹油嘴头，故意吧嗒出老大的声响，让人笑得喷饭。

老苏用父亲那样的眼神儿慈祥地打量郭缨子，感慨地说：“缨子啊，你成熟了，进步了，这可是我没想到的。当年要是在研究所你像今天这样，还想调走？门儿都没有。”

郭缨子淡淡地听着，手中晃着酒杯。里面的液体不断变换着角度，从高处跌到低处，又从低处涌到高处。其实高处低处全无用处，可那些酒就是乐此不疲。

它们有什么办法呢？

老苏又说了单位的许多事，没钱，没权。虽说也是正处的架构，却连个车都坐不上。到哪儿别人也不正眼瞧。没人跟他喝酒，他一口一口地跟郭缨子碰，自己喝。别人一杯还没喝完，他已经喝第二杯了。郭缨子担心他喝多了，想给他倒杯水，老苏卷着舌头说：“喝魏大熊一口酒不易，我从他身边过，呃，他连让都没让过我！”

后来苏了群的筷子送不到嘴里，才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魏主任不满地说：“没人让他酒，他怎么自己喝多了？”郭缨子赶忙解释：“他大概喝不惯二锅头。”魏主任说：“咳，喝不惯也没人往他嘴里倒啊，他不会替我省着点？”

苏了群“啪”地一摔筷子，瞪着猩红的眼睛晃晃悠悠站了起来，指着魏主任说：“我，没喝你。你哪来的钱，国家的！你没有权利说我！你包工头出身，你没有资格说我！”

话音未落，从椅子上出溜了下去。

郭缨子急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她紧张地看了这个看那个，她怕魏主任发脾气。魏主任一发脾气就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。

魏主任自嘲地说：“还说我是包工头出身，这是抬举我，我他妈

就是和泥的。人家说我没资格，没资格我也得说啊。”他举起酒杯之前，把手背朝外摆了一下，厌恶地说：“谁把这只老狗拖下去？这样的人以后别让他上桌子！”

郭缨子想帮服务员一起拽拽老苏。魏主任不耐烦地说，你别走，还得喝酒呢。郭缨子做出豪气冲天的样子，和这个碰，和那个碰，最后把那杯酒一饮而尽。

那一晚醉了七八位。郭缨子因为去送苏了群，半路退席了。没人给魏主任提供矿泉水，魏主任终于被人家捣鼓多了。

二

转天一上班，魏主任就把郭缨子喊了去。他的右手“嚓嚓嚓”地玩打火机，左手把纸烟举得高高的，整个硕大的头颅都在烟雾笼罩中。郭缨子知道昨晚失职了，自作主张去送苏了群，回来一看，魏主任趴在圆桌上站不起来了。他的领带掉进了汤盆里，整个前胸都匍匐在圆桌上，雪白的汗衫啊。鱼骨头、虾皮子、螃蟹壳子粘了半边脸，甚至还有老醋蜇头在另半边脸上流着汤水。郭缨子赶紧喊司机上来把他往外架。魏主任不像别的人喝多了也能摇晃着走。他喝多了手脚都不会动，死人一样。郭缨子和司机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弄回家，还挨了他老伴儿一顿骂。魏主任在外风光，却惧内，从来都是追着眼球跟老伴儿说话。他老伴儿骂郭缨子也像骂魏主任似的，一点情面也不留：

“……男人家喝酒是工作需要！一个女人把孩子丈夫往家一扔，自己到外寻开心，那是不守妇道……这样的人要是进了我们家的门，三天我就把她休回去……”

郭缨子连连点头赔笑，心里却恼火得不行。

回到家里，郭缨子为自己冲了杯咖啡。咖啡放到了床头柜上，她

则脱光了衣服躺进被窝，问丈夫仇二东：“我是不守妇道吧？”

二东手里捧着《资治通鉴》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那是你的事。”

郭缨子每次喝酒他都不高兴，他不高兴就不爱理郭缨子，害得郭缨子总要跟他找话说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二东发狠要把家里书架的书通读一遍。那些书都是郭缨子买的，婚前婚后的好一段时间，郭缨子疯狂买书，节衣缩食地买书。因为饭菜油水少，把自己瘦得干儿一样。那个时候她特别崇拜做学问的人。可买的那些书还没来得及看，郭缨子已经不喜欢“学问”这两个字了。

郭缨子买书的时候，二东说她疯了。现在二东每天捧着那些大部头看，郭缨子担心他把自己看傻了。

二东在国办高中教历史，按说喜欢历史书籍也还正常。问题是过去的二东不是这样。他喜欢看电视，经常拿连续剧里的女人与郭缨子做比较，说郭缨子都有什么什么不足。现在他钻进典籍里，拿郭缨子与古人比，郭缨子的不足就更多了。

郭缨子喝咖啡的时候，光溜溜的腿在二东的背上若实若虚地蹭。咖啡喝完了，二东仍然没有反应。提前不下通知，郭缨子伸手把灯关掉了。灯关掉了二东仍然没动静。书还在手里捧着，好像没有灯光他依然能看见。

郭缨子掐了他一把，掐到了要害处。

二东柔软了一下，把身子朝郭缨子这边侧了侧，问：“干啥？”

一不留神，郭缨子把魏主任夫人骂的话说了出来。不说心里堵得慌。

这个时候的郭缨子，满心眼儿的委屈。她特别希望二东能抱抱她，安慰安慰她。可二东只给了她个侧身，这让郭缨子越说越伤心。她说我辛辛苦苦为了谁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当初当这个办公室主任你是同意的，你说现在是官本位时代，有点纱帽就比没有强，最起

码没有坏处……二东撇了她一句：“我让你整天喝酒了？”郭缨子说：“喝酒……也是工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二东把半边身子往外侧去，顺便掩了掩被子，说：“那你就别怕挨骂。”

郭缨子风风火火地起身，把睡衣穿上了。

看见魏主任的茶杯里还没水，郭缨子给他沏上了茶。一堆茶叶桶摆在那里，郭缨子知道哪一桶是魏主任自己喝的，而哪一桶又是待什么客的。郭缨子双手把茶杯捧上去，魏主任并不领情，他在空中就开始抖烟灰，那些烟灰纷纷飘落，有的就落在了他的肩膀上。

魏主任开始唱山音：“郭缨子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，是不是我这庙小养不了你这大和尚啊？我看你是不知道给谁当差吧。把我扔在那儿跟苏了群走，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到他那儿上班去呗！”

郭缨子想，自己有必要解释一下：“您也是我送回家的……”

魏主任横着眼睛说：“我是不是得给你发奖金啊？没有你我是不是得横尸街头啊？”

郭缨子知道，魏主任那样说话是在给自己找脸。她提醒自己不能告诉魏主任趴圆桌上的事。魏主任是一个很注意酒桌形象的人，如果知道自己醉成那个样，会更没好气。

魏主任就这样数落了有一个小时，开始郭缨子还站着，后来腿站得酸痛，也找把椅子坐下了。郭缨子靠在椅背上差点睡着了，就听魏主任的声音嗡嗡的似蚊子叫，却一句话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。魏主任数落够了，茶杯往包里一装，要出去。郭缨子激灵一下站起来，说我写份检查吧。魏主任阴阳怪气地说，还是我写吧，不定什么时候你就把我蹬了另攀高枝儿去了。你是文化人，老苏也是文化人，侍候我这个大老粗，委屈你……

魏主任是坐车出去的，估计短时间内回不来。郭缨子打算回宿舍眯一会儿。躺了不到两分钟，钱副主任打来电话，让郭缨子过去一趟。钱副主任是个年轻人，东拉西扯了许多事，郭缨子才弄明白钱副

主任是打听昨晚饭局的事，他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。郭缨子想，如果什么都不说，肯定会伤了钱副主任。如果什么都说，肯定就伤了魏主任。郭缨子一瞬间就决定了说什么不说什么。郭缨子说的都是老苏的事，如何醉酒，如何搞笑。连缸口那样大的鳖、不穿衣服的虾也添油加醋地说了，钱副主任听得呵呵的。郭缨子知道钱副主任最想知道的是什麼，他的话题不时地往魏主任身上引，他引郭缨子就过去。虽然过去了，话都说得轻描淡写，好像魏主任本身没故事。

郭缨子想，魏主任醉成那样的事，无论如何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去。别人怎么说怎么传，是他们的事，这和从自己嘴里说出去的分量不一样。

钱副主任也是人精，看从郭缨子嘴里实在掏不出有分量的东西，就说了魏主任一大堆好话。他这是让我传话呢。郭缨子想。

他不知道我好话坏话都不传，我没有那个毛病。郭缨子又想。

三

几天以后，郭缨子抽空去了一趟苏了群那里。这一趟早晚也得去，不去郭缨子心里过不去。那天苏了群在餐桌上呜呜地哭，拉着郭缨子手不放，郭缨子只得让司机开车，把苏了群送了回去。苏了群坐着魏大熊的车骂了他一路。说一个包工头有屁本事，还不是上边谁谁给撑腰。都是县处级，凭什么你耀武扬威，还不是用公家的钱送出来的。苏了群边说边挥动着一只手，“啪、啪”地拍打着司机的靠背椅。苏了群还说了许多出格的话，听得郭缨子心惊胆战。印象中苏主任从不是这个样子，他是一个祥和、豁达的人，能容难容之事。当年他与季主任的摩擦也不少，都是苏主任一笑了之。十年不知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，让一个原本淳厚的人，改了性情。

去送苏了群，郭缨子没有跟魏主任请假，这让她的心理很忐忑。

不过郭缨子也清楚，如果请假，魏大熊断不会让她跑这一趟。他需要郭缨子给他递水瓶子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他不愿意自己的人去侍候苏了群，掉身价。他瞧不起的人，他也不愿意自己的属下跟那个人交往。魏大熊是有这个特点的。他瞧不起苏了群，也有人瞧不起他。瞧不起他的人他要巴结，他瞧不起的人，他就总想踹出去一脚，把那人蹬得越远越好。

基于这些理由，郭缨子去看苏了群的事，就不能让他知道了。那天他出门儿了。郭缨子算准了他要出门儿，提前买了两包好茶，他一包，郭缨子装起来一包。郭缨子装起来的这一包，就是送给苏了群的，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儿，可也花了好几百块钱。苏了群对茶有研究，所以糊弄不得。可这事儿要是让魏主任知道，他敢把郭缨子贬到地狱里。那天与苏了群分手后，郭缨子的心里不是滋味。郭缨子参加工作的第一站，就是那个民俗研究所。那时他还年轻，精干，写的杂文隔三岔五上晚报，郭缨子很崇拜他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偶像。如今十年过去了，偶像成了那个样子。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郭缨子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。

那天苏了群一进会议室，郭缨子就注意到了他。苏了群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。他不像那些当官的，眼眶里差不多都是眼球，瞅你也像没瞅你，没瞅你也像瞅你，走进会议室专拣显眼的与领导近的地方坐，而是坐在了墙旮旯，发言的时候头都没怎么抬。会议一散他就抢着往外走，他大概也是不想吃这餐饭。郭缨子如果晚下去一分钟，他就走出大门了。

就在这一分钟之内郭缨子赶了下去，并从他的腋下拿过了包。苏了群是这样留下来的。留下来了，却哭着走的。郭缨子知道苏了群因为醉了才哭。可即使是因为醉了，他孩子样的哭也让郭缨子的心里不好受。

楼还是那幢老楼，十年前很破旧，十年后，只能说更破旧了。楼

道里很暗，十年前靠北的墙上有一扇窗，可不知为什么给砌了起来。楼道里就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死胡同，散发着一股呛鼻子的霉味。有一个人朝郭缨子走了过来，就像走在幕布的场景里，只听见脚步声，人却显得影影绰绰，只有领圈的亮片冒着金属的光。她脚步有些犹疑，后来紧走两步，歪着头叫了声：“郭缨子？”跑过来把郭缨子抱住了。一股复合着体味和化妆品的味道代替了楼道里的霉味，让郭缨子忍不住想打喷嚏。郭缨子是一个对气味敏感的人，就凭这股味道，打死她也不会把孙丽萍猜成别人。

郭缨子的身体直上直下地像一棵树，一点也没有与孙丽萍发生交叉的愿望。她企鹅一样地在孙丽萍的怀里探出头，唯恐孙丽萍把手落到头发上。估计过了七八秒钟，郭缨子想挣开，孙丽萍却搂得更紧了，还像抱着一棵树一样摇了摇，“死丫头，想死我了！这么多年都不来看我，你都把我们忘了！”孙丽萍的声音有一点撒娇的味道，让郭缨子打心眼里腻歪，她的两只胳膊终于用力一挣，把孙丽萍的包围打破了。郭缨子象征性地抻自己的衣服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还是老样子。”孙丽萍白白的一张笑脸带着亲昵，“你说我不显老？”郭缨子敷衍说：“你越来越年轻了。”

孙丽萍说：“来看苏主任吧？苏主任经常念叨你，说你现在的进步可大了，可比在咱们这儿时出息多了。”

郭缨子说：“苏主任在家吗？”

孙丽萍说：“在家，在家。有事都没出去，等着你呢。”

孙丽萍引领着郭缨子往前走。郭缨子在昏暗中鄙夷地看着前边的身影，奇怪这个女人十年了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。张口就是假话，而且说假话的水平也一点没提高。

孙丽萍与郭缨子说话的地方，只和苏了群的办公室隔一个门口。苏了群听到了她们的声音，拉开了房门。一缕长方形的亮光打在墙壁上，也使楼道顿时豁亮了。

“缨子来了？”苏了群佛一样的满面笑容。

郭缨子说：“今天有空儿，过来看看您。提前也没打招呼。还担心您不在家呢。”

后一句话是说给孙丽萍听的。

苏了群说：“在家，在家，缨子来看我，不敢不在家。”

声音流利得像数快板。

苏了群撩开半截门帘，连连说请进请进。郭缨子想让苏了群先走，可苏了群站在那儿，不动，说你是客人，你请。郭缨子只得先进去了，开玩笑说，我什么时候成客人了。苏了群说，十年你都不登娘家门儿，不是客人是啥？这话让郭缨子的心中感慨，当年郭缨子走的时候，苏了群就称自己是娘家人，说虽然把你“嫁”出去了，外边如果混不下去了，再回来。当时郭缨子还想苏了群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不是一把手，做不了这个主。可有这句话，就够让郭缨子记一辈子。苏主任跟在后面，随手关了房门。郭缨子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孙丽萍也想进来，可她让苏了群随手关到了门外。

这间办公室，还是十年前的样子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椅子还是木板的，上面垫了一块海绵垫儿，沙发也还是十年前的那张，土黄色，坐到上面，那些弹簧就吱吱嘎嘎地唱歌。十年了，也不知声音哑了没有。还有那两张写字台，背靠背，上面堆着尺余高的书报资料。郭缨子怀疑有些资料还是十年前放在那儿的。

她抻着脖子看了看。

房间里很明亮，一缕阳光斜斜地打进来，带来一股扑鼻的香味。阳光是有香味的，这种香味在别的地方闻不到。十年前郭缨子就奇怪为什么在这幢办公楼里能闻到阳光的香味。十年后的今天，这种感觉轻易就回来了。

她想了想，是因为这幢房子太灰暗了。

郭缨子和苏了群坐到了写字台的对面。他们彼此看了一眼,不说话,先笑。这一笑很有韵味,说声气相通也行,说有点暧昧也行,仿佛是两个刚做错事的孩子,定完了攻守同盟。十年的光阴都在这一笑中模糊了。郭缨子不知道苏了群在笑什么,反正她是因为刚才苏了群随手的那个关门动作,把一个人关在门外,这也是郭缨子想做的。

郭缨子一厢情愿地觉得,苏了群也是这么想的。瞧他笑得那么绵厚深长,仿佛在说:“这下你满意了吧?”

笑容逐渐都集中在了眼睛里,苏了群故意吧嗒一下长嘴唇,虎起脸说:“傻笑什么!”

空气中荡漾着一种粉红色的气息,那种气息像温暖的河床,能把一个人从头到脚沐浴。此刻的郭缨子就像置身在那样一条河流里,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愉悦。

这种感觉她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过。

他们说了一些闲话,有关过去的林林总总,都是云淡风轻后言不由衷。但,一个爱说,一个爱听。苏了群吧嗒着长嘴唇,声音虚虚实实,简直称得上燕语莺声。郭缨子频频点头。其实她没怎么听清苏了群说的话,她的目光游移,显然在想别的事。苏了群佛爷一样堆在椅子上,突然旧话重提:“真没想到,缨子现在进步这么快。”

郭缨子回了回神,问:“您是指喝酒?”

苏了群说:“还有别的。为人处世,行事做事,应变能力,都让我吃惊。到底还是大机关,锻炼人。”

郭缨子说:“您是在批评我,我知道我现在俗不可耐。”

苏了群说:“你这样理解,那我就比窦娥还冤了。”

他们都笑了。

郭缨子问:“您有变化吗?”

苏了群的长嘴唇抿了抿,嘴角现出了豆粒大的旋涡。这个动作